

楔子 分久必合新天下

五年前，天下本為大禧、大燕、鳴陸三國鼎立，後因鳴陸皇帝陰弼倒行逆施，暴政治國，導致鳴陸百姓民不聊生，大燕三皇子曾子昂遂與大禧太子驀魏合作，拿下暴君陰弼，將鳴陸國土一分為二，由大燕與大禧共同治理。

曾子昂立下大功，大燕天子廢去毫無作為的太子曾子言，改立三子曾子昂為太子。三年前大燕天子駕崩，曾子昂繼位為帝，統治大燕萬里江山。

第一章 整人整到皇帝頭上

大燕政治清明，百姓安樂，燕都尤其繁榮，街上熙來攘往好不熱鬧，鬧市中最大的茶館門庭若市，裡頭用簾子隔成一間間廂房，人說茶館是口舌傳遞之處，果然如此，隔著簾子，裡頭淨是各家的嗑牙八卦。

「話說，咱們陛下從一個被派去大禧做質子、無權無勢的皇子搖身一變成了今日睥睨天下的天子，這可不簡單！」

「什麼叫做搖身一變，那可是建下奇功，取得鳴陸大半江山才讓先帝廢長立幼的，咱們這位陛下足智多謀、英明蓋世，可比那平庸的益王好太多了——」

「噓，那益王原是太子，天下差點是他的，一夕痛失江山，怨氣多得很，你還敢說他的是非！」

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算我沒說，咱們換個話題……不如就說說咱們燕都最受人議論的人物吧。」

「呸，你說的是國相府千金莫亮珍是吧？這莫亮珍繼七年前與自家下人有染，遭論遠儀退婚後，就經常肆無忌憚地與男人在街上調情，還不時女扮男裝出入妓院狎妓，一副男女通吃的模樣，簡直視禮教如無物，所以至今雖已是二十有二的大齡之年，仍無人敢上國相府提親，這浪女的豐功偉業確實說不完。」

「可不是，最近她又做了件大逆不道的事，居然讓老國相親眼撞見她與面首幽會，氣得老國相心疾發作，送回國相府後，三日下不了床，你說，這老國相一生守禮，德高望重，是天下人景仰的楷模，怎麼會有這樣一個離經叛道的孫女？」

「唉，老國相莫不是上輩子沒燒好香，獨子與媳婦十四年前搭畫舫遊湖卻意外墜湖身亡，只留下莫亮珍一女，老國相受這打擊不夠，竟出了個逆孫讓他蒙羞——」

與此同時，隔壁廂房內正坐著主僕三個人，主人年紀三十不到，鼻梁高挺，長相雋朗奪目，一雙清冽的眸子微微一斂，隨即帶給人無形的威懾力。

他穿著款式簡單的黑服，看似樸素，但質料不一般，非民間百姓所能擁有。兩名僕人的打扮亦是低調，可氣質絕非普通僕役。

主人坐在雕著茶花圖形的樟木椅上，聽著隔壁人的對話，濃長的眉毛下雙目炯炯。他聲音微沉，問著站在左側看起來十分斯文的白衣僕人，「所以國相告假三日不上朝，是給不肖孫女氣的？」

白衣僕人恭謹地上前道：「這事臣不清楚，不便評論，倒是隔壁有兩位不知死活的傢伙敢議論您與益王殿下，這事不可輕饒。」此人為人正直，最喜論人八卦，何況還是女人家的事，他只在意這些人私議帝王。

「聞大人，您這都察院的總領監察御史果真不是幹假的，除了負責糾察官吏紀律

外，連外頭百姓的言論您也不放過，不過咱們陪陛下微服出巡，不就是想聽聽燕都近來都發生了什麼事嗎，若您這會衝過去辦人，豈不是會將這事鬧大。再說了，茶館本就是口舌之地，到了這，誰能不說是非，想來陛下也不在乎這些。」說話的是一身黑衣打扮的人。

他外貌黝黑粗獷，說到這，看一眼坐著的自家主子，見自家主子一臉平靜，沒啥特別反應，這才繼續道：「陛下問的是國相府千金莫亮珍之事，這事雖然八卦了些，但這女子的確是燕都近年來最受爭議的人物，精采事蹟不斷，堪稱是咱們燕都的奇女子。」

黑衣人口中的聞大人正是大燕的諫官聞鶴，而黑衣人則是皇帝的御前都統、負責保護君王的武官馬松，這一文一武的兩人皆是大燕皇帝曾子昂的親信，陪著曾子昂出宮體察民情，至於光坐著不說話、散發一身貴氣的便是當今大燕的天子曾子昂了。

「這……」聞鶴噎住，雖說馬松是武官，較不如言官善文詞，但有時歪理卻能說得讓人接不了話。

馬松問：「這個莫亮珍桀驁不遜，眾所皆知，國相教孫女氣病也是事實，陛下向來敬重國相，既得知國相的病因，是否要順道前去慰問？」

聞鶴罵馬松糊塗，「馬大人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，自家孫女的醜事，國相哪想讓陛下得知，陛下若前去慰問，豈不徒增國相的尷尬？」馬松畢竟是武將，雖有些口才，但論起思慮絕沒有身為文官的聞鶴周全。

「說的是，說的是，我這是蠢了。」馬松搔搔頭，笑著認錯。他與聞鶴是曾子昂的左右手，兩人個性雖南轅北轍，但對彼此的認識卻極深，交情好到互相指責也不用擔心得罪對方。

曾子昂輕蹙了眉，「朕不過是對這位莫亮珍有些好奇，問上一句，你二人倒是生出這麼多話來。得了，國相家裡的事，朕沒興趣多打聽了，這就走吧。」他本想了解民情，期望聽到一些針砭時弊、評論社會的事，誰知淨聽些廢話以及無聊的事，覺得沒趣，起身要走了。

馬松連忙替他撩開簾子，誰知簾子才撩開，一名女子就剛好撞進來。

曾子昂身形高大，這一撞不礙事，可撞上來的女子重心不穩，整個人跌進他懷中，被他牢牢抱住。

那女子理該驚慌失措地趕緊離開曾子昂的懷抱自己站好才是，可她卻不慌不忙地道：「哎呀，你這體格真不錯呢！」她躺在男人懷中，眼底流露著驚豔，媚態無雙，伸手撫上他的胸膛。

聞鶴和馬松沒想到會有人撞上來，更不敢相信這個女人敢摸男人的身子，當場變了臉。

反觀曾子昂，那樣鎮定，俊眸似笑非笑地看著貼在自己胸口上的那隻白嫩小手，「朕……我這體格小姐滿意？」

「滿意。」這女子一張鵝蛋粉臉，大眼顧盼有神，閃爍如星，身上一件繡了花紋的玫瑰紅緞子襯得她更加粉面硃唇。

他盯著她的嬌顏，「小姐當眾調戲男人，似乎……」這女子擁有得天獨厚的美貌，實屬難得一見，一般人當難以抗拒，不過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，下一刻便鬆開手。她的身子立即往下落，原本水遮霧繞的俏笑瞬間消失，由喉間發出了驚呼聲，「哎呀！」

所幸他還算有點良心，沒讓她真的落地跌得難看，在她小臀吻上地面前又將人撈住。

女子一站起身，美目立即朝他瞪去，「可真沒風度，被女人調戲就惱了嗎？」

皇帝是能隨便教人調戲的嗎？！曾子昂盯著她的目光如烏雲，好不陰森。

她大刺刺慣了，當沒看見，美目逕自往他們走出來的包廂瞄去，「這不是蘇志清的包廂？」

馬松不屑的說：「蘇志清？妳指的是燕都首富蘇煥的三子？他還沒那資格與主子一個包廂。」

「喔？敢情是小女子走錯包廂了，抱歉，小女子另外再找找。」她瞥了一眼曾子昂，評估著馬松所說的資格問題。蘇志清為人雖不怎麼樣，好歹家底不錯，站出來一般人還是得賣他幾分顏面，可這男子身邊的人卻說蘇志清不夠格與他同包廂，這倒有點意思了，莫非這傢伙也有些來頭？

「蘇志清是燕都有名的紈褲子弟，妳一個姑娘家怎麼好單獨來此見他，就不怕壞了名聲？」聞鶴一板一眼地忍不住說教起來。

她聞言笑了起來，「說起名聲……還不知是誰壞了誰的名聲呢。」

聞鶴聽見這話，愣了會，十分意外她會如此回答。

「小女子走了。」她掩嘴輕笑，轉身要離去，可忽然又回過頭，露出一個嬌媚的笑容朝曾子昂走過去，「你若怕這裡人多害羞，咱們可約晚上無人的地方見面，今晚三更你到這裡就能見到小女子，屆時咱們再好好談心。」她在他衣襟裡塞了張寫了地點的紙條，拋個媚眼後瀟灑離去。

別說聞鶴、馬松兩人傻眼，就是曾子昂自己也愣住了。這女子膽大包天，觸碰他的龍體就算了，竟然還直接約他晚上幽會，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女子？

他正準備要馬松去查，那女子已進到一處包廂，裡頭傳來一票男女的嘻笑聲，喊的名字正是「莫亮珍」三個字。

馬松咬牙切齒的說著，「這下臣不用查究便已經知道這膽大的女人是誰了。」難怪她對聞鶴說不知是誰壞了誰的名聲，這女子的名聲可不比蘇志清好到哪裡去。

曾子昂微愕過後，眯起的眼中出現一絲玩味，「馬松，今晚你去赴約吧。」他將莫亮珍給的紙條丟給馬松。

「陛下讓臣去赴約？」馬松露出錯愕的表情。

聞鶴立刻不贊同地道：「陛下，這女子行止不端，主動邀約男人夜裡相見，您若瞧在國相的面上不治罪就算了，何必讓馬大人去蹙這渾水？」

「朕只是讓馬松去瞧瞧這女人想做什麼罷了，能蹙什麼渾水？」

馬松苦著臉，「可她約的是陛下，不是臣……」陛下不是對這浪女沒興趣嘛，怎麼還想知道這女人要做什麼？

曾子昂冷睨馬松，「難道讓朕親自去赴約？」

「這……那女人惡名昭彰，您、您當然不能去，去了惹腥……臣……臣替您去一趟便是。」馬松愁眉苦臉，說得像是要去赴死似的。

慶陽殿內，曾子昂坐於御案前，瞪著面前表情氣憤的馬松，「你再說一次。」

「那女人耍您的，臣照著紙條上的地址赴約，可那原來是處滿是惡臭的亂葬崗。」馬松磨牙道：「連陛下也敢戲弄，這女人不要命了！」

曾子昂不禁錯愕，若那女人約他去的地方是客棧、酒樓以至私宅，他都不驚訝，但約他去亂葬崗未免也太離譜，堂堂大燕皇帝被一個小女子戲耍，本來覺得好玩的事，這下變得惱人了……

「陛下，莫亮珍不知您的身分才敢放肆，要不，臣去國相府痛斥她一頓？」馬松雙手握拳，提出了個主意。

曾子昂不以為然，「你這一去豈不昭告天下朕讓人耍了。」

「可這口氣臣嚥不下！」

他冷笑，「嚥不下？那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馬松憤憤地說：「明著不好教訓，臣可私下收拾。」

「馬大人這是要收拾誰？」

問話的是聞鶴，他和總管太監王偉一起進殿。

王偉也問：「是啊，馬大人又和誰結仇了？」

「還不是那姓莫的女人，竟敢對陛下一——」

「得了，朕日理萬機，哪有閒功夫去理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。」曾子昂打斷馬松的話。

馬松自知失言，忙住口，不敢再嚷嚷。

聞鶴聞言已知緣由，忍不住搖了頭。他本來就不贊同陛下與那女子扯上關係，但陛下既然派馬松去赴約了，不管結果如何，馬松回來就該將這事弭平，還說什麼去收拾人家的話，萬一傳出去，陛下顏面何在？

王偉是宮中人精，見殿內三人的臉色，留了心眼。

通常陛下出宮，身邊只會輪流跟著三個人，聞大人、馬大人和他。他昨日未跟著出宮，是聞大人與馬大人陪駕，出什麼事他並不清楚，但顯然不是好事，所以還是別多問的好。

他沒多言，將一疊名冊朝曾子昂呈上去，「陛下，這是群臣送來的佳麗名冊，還請陛下過目。」

曾子昂瞧著面前這一疊冊子，嗤笑起來，「眾卿辦理政務不積極，做老鴿的工作倒是賣力。」

王偉見曾子昂動怒，馬上朝聞鶴使眼色求助。自己刻意拉著聞大人一道進來，就是知道陛下最討厭臣子干涉他的後宮事宜，可群臣眼見陛下登基三年，至今后位

空懸，沒個影不說，連嬪妃也從缺，長此下去哪來的皇嗣？大燕基業該如何傳承？因此明知會惹陛下不快，眾人仍執意要陛下充盈後宮，而聞大人乃陛下的言官，有他在場幫腔，這事會順利些。

聞鶴立刻道：「陛下，臣不多說，您也都知道臣等的用心，您就算再不願意，這回也請務必從中挑出幾個合意的女子來安眾人的心。」他盼著陛下趕緊立后，偏偏陛下為國為民，半點心思都不在女人身上，急得眾人不得不相逼，自己這也是看不下去方開口。

曾子昂向來喜怒不形於色，但在這班心腹面前可沒什麼顧忌，當下將御案上的杯子砸了出去。

殿上三人見他發了大火，立馬心驚膽跳地跪地，「陛下息怒……」

「你們還敢要朕息怒，你們將朕當成什麼了？只要是個女的，能替朕暖床就好了是嗎？這是要女人來取悅朕，還是讓朕去取悅女人？」

「陛下乃萬金之軀，臣等豈敢讓陛下去取悅女人，陛下這是曲解臣的意思了——」聞鶴忙著解釋，另外兩個較無膽的跪在地上，頭也不敢抬。

「住口！你們逼朕找女人，朕還說錯了嗎？」

聞鶴將頭用力朝地上叩去，「陛下，皇后與嬪妃可不是一般女人，您這樣說是辱沒了她們，再說了，臣等一心為皇嗣，您不立后、不納妃子，如何生出太子？如何給臣民一個希望？您身為帝王，在女人之事上本就無法隨心所欲。」身為言官，他勇敢直言。

王偉與馬松聽得冷汗直流，實在佩服他的犯顏直諫。陛下為明君，有容人之量，不過後宮之事是陛下的逆鱗，不比國政上的建言，陛下若真翻臉，治罪也不是不可能。

王偉這會可是後悔纏著聞大人送這份名冊了，擔心會害得聞鶴激怒龍顏而送命。曾子昂盯著聞鶴僵硬的身軀，漸漸收起怒容，緩緩伸手去翻那疊名冊，四下安靜，只有他翻著冊子的聲音，跪地的三人汗滴到地上也沒人敢去擦。

一會後，曾子昂神情譏諷，將名冊朝一旁丟去，「這就叫充盈後宮？這分明是各大臣爭著將女兒塞進朕的後宮，你們是想讓朕認全朝的人做丈人嗎？」

王偉顫聲開口，「這……群臣們列這份名單不是讓陛下照單全收，方才聞大人也說，讓陛下從中挑個合意的……」

「挑個合意的？哼，這名單裡的女人朕一個都沒見過，唯一見過的就是國相的孫女莫亮珍——」他忽然發覺什麼，皺著眉道：「等等，這裡頭好像沒有莫亮珍的名字……」

馬松撇嘴，「莫亮珍？誰敢送一個花蝴蝶似的女子敗壞您的後宮，這女子莫說做您的皇后，就是做個嬪都不成樣，這點國相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又怎會不識趣的將他孫女列進名冊裡。」馬松才說完這話，殿外一名小太監急忙入殿稟道——

「啟稟陛下，不好了，國相進宮時在宮門前滑一跤，人昏了過去，叫也叫不醒！」曾子昂臉色一凜，「快將人抬進宮來，命御醫前去醫治，快！」他極為敬重國相莫負遠，聽聞莫負遠發生意外，立即下令。

馬松與聞鶴也急了，國相可是國之棟梁，可別真出什麼事才好！

不久後，莫負遠被抬進宮中某座閒置的偏殿，曾子昂親自去探視。

老國相莫負遠是兩朝重臣，今年七十餘歲，原本身子骨還算健朗，但這一摔，竟是動也動不了。

曾子昂上前關切的問：「御醫，國相傷勢如何？」

「回陛下，國相——」御醫正要回答曾子昂的問話，這時王偉匆忙入殿稟道——

「陛下，國相府的小姐得知國相出了意外，在宮門外請求進宮探望祖父。」

「莫亮珍來了？是誰通知她的？怎麼那麼快？」馬松想起被耍之事，馬上豎眉。王偉依理道：「咱家一得到消息就通知國相府了，畢竟國相年紀大了，出事理當通知府上的人一聲。」

馬松撇撇嘴，「哼，此女大逆不道，來了也沒用，說不定國相恰恰是給她平日的言行氣到心魂不定才會失足摔跤。」

曾子昂發話，「罷了，既然來了，就讓她進來吧，御醫正好也向她說說國相的傷勢。」他不像馬松那麼不理智，雖心中也惱莫亮珍，但她是國相的親人，沒理由不讓她見。再說，他倒是想瞧瞧她若發現自己昨日戲弄的人是當今天子，會有什麼反應，是會立刻跪地求饒，還是嚇得暈過去？這兩種情況都挺有趣的。

「遵旨，奴才這就去領人進來。」王偉被馬松說得有些為難，擔心自作主張去通知國相府的人錯了，曾子昂的話讓他頓時鬆了口氣，趕緊出去領人。

不一會，眾人聞到一股淡香傳來，抬首朝殿外望出去，老遠就見穿著大紅衣裳的莫亮珍風情萬種地走過來，整個人恰如一枝迎風的嬌豔桃花。

曾子昂眉頭一皺。

馬松啐聲道：「打扮得這麼花枝招展，這是來探視自家祖父的傷勢還是來勾引男人的？」

他這話剛落，莫亮珍便走了進來，聽見後面一句，大眼含笑，回說：「這皇宮死氣沉沉的，咱們陛下又是眾所皆知的不好女色，小女子能勾引誰？」

床上昏厥的莫負遠恰好醒過來，聽見她不知輕重的話，氣得立即斥道：「放、放肆，還……還不住口！」險些又氣昏過去。

「祖父！」莫亮珍的視線立刻往床上的莫負遠望去，像一陣風似的跑到他床邊，急切的問：「聽說祖父跌傷了，嚴不嚴重？可還有哪裡疼了？」她的表情是千真萬確的焦急，顯見她對莫負遠是真心關切。

莫負遠看了一眼四周就知自己在宮中，眼下顧不得回她的話，趕緊斥道：「妳的規矩到哪去了，見了陛下還不下跪問安！」

莫亮珍這才看向偏殿內的人，撇除一看打扮就知是御醫、太監的人，還有她昨天在茶館裡見到的幾名男子，對於他們會在此，她也頗感意外。再往旁邊望去，哪裡有皇帝的影子？她問：「陛下？陛下在哪？」

曾子昂下朝後原本打算再出宮探探民情，因此已換下龍袍改穿一般布衣，而馬松是昨夜去了亂葬崗，被耍後直接進宮向他稟報，身上還穿著便服，至於聞鶴，他雖著官服，可天氣驟然變冷，他是文官，身子偏弱，在過來這裡的路上，曾子昂

聽見他咳嗽，便讓王偉取件披風給他，如今披風一罩，哪裡看得到官服，所以他們三人在她眼中仍是一般人。

王偉不知情況，比著曾子昂朝她喝道：「大膽，陛下在此，不得放肆！」

「他是……陛下？但他昨日去了茶館，皇帝會隨意出宮嗎？假扮皇帝可是要殺頭的……」她憋住呼吸，瞧見王偉面容轉黑，以及自己祖父氣到咳個不停的樣子，愕然地道：「開、開什麼玩笑？不會吧？！他、他真是皇帝？！」

曾子昂雙手負於背後，好整以暇地看著她驚愕的表情。沒有龍袍加身，這女子自然不會想到他是皇帝，可這會知道了，她該想起昨天都對他幹了什麼該死的事了吧？

他沉笑等著她嚇破膽後驚慌失措地跪地求饒。

她烏溜溜的眼睛轉呀轉地，眼波一陣流動後，驀然朝他露出傾城傾國的一笑，「不知陛下尊容，昨天不好意思冒犯了，但小女子素聞陛下乃寬宏之人、有道明君，想必不會與小女子計較。」說完這話，她臉上的惶恐之色已不見半分。

果真是個乖張大膽的女子，不痛不癢地道聲歉，再給他扣幾個高帽子便想了事？曾子昂挑眉，「朕雖海量，但也不是毫無脾氣之人，冒犯龍顏通常是死罪。」他有意嚇她。

莫亮珍臉色微微變了，沒料到皇帝會不肯罷休，正要開口再說些什麼，床上的莫負遠已經急得猛咳，氣急敗壞地問——

「亮珍……妳冒犯了陛下什麼……還、還不快說！」

她趕忙上前拍著祖父的胸膛給他順氣，就怕他一口氣上不來又厥了，安撫道：「您別急，孫女沒做什麼……」

「沒、沒做什麼……咳咳……陛下會要治妳死罪？還不從實招來！」

她不敢看他，心虛的說：「我……其實沒什麼，就是昨日在茶館撞見陛下，不知陛下身分，言語上造次了些……」

「豈只是言語上造次，妳這女人還約陛下去亂——」馬松氣不過，要把她做的事捅出來。

「誤會，一切都是誤會！陛下，不知者無罪，小女子下回不敢了，瞧在小女子祖父的分上，您是不是……饒了小女子一回？」她看向曾子昂，眼神懇求，總算知道怕了。

祖父快教她氣死了，若再知道她約皇帝去亂葬崗，這不當場氣絕才怪。可她之所以約他去亂葬崗，還不是氣他差點將她摔地上的事，這男人沒風度，她就想整他，哪知會整到皇帝。

「還有下回！」曾子昂聲音嚴厲。

「不、不，沒下回了，絕無下回！」她保證著。

「妳這逆孫，還說沒冒犯，妳——咳咳……」莫負遠咳得翻出眼白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

她大驚，「祖父！」

御醫趕緊上前查看，急道：「陛下，國相不能再受刺激了，否則真會危及性命！」

「國相，你誤會了，你孫女並未做出什麼嚴重的事來，只是說了幾句讓朕不悅的話罷了，朕不計較就是，你身上有傷，先冷靜下來再說。」曾子昂瞧在莫負遠的老命上，饒了莫亮珍。

莫亮珍露出感激的笑容，「小女子感謝陛下不追究。」這話可是由衷的。

他冷笑，不想去看她表情到底真不真誠，又問御醫，「說吧，國相的傷勢到底如何？」

「回陛下，國相摔到後腦杓才導致昏迷，現在醒來已經沒事，只不過他年紀大了，骨頭脆弱，這一摔將腿摔傷了，恐怕暫時不宜移動身子。」

莫負遠十分錯愕，「這怎麼成，我若不能移動身子，如何回國相府去？」

御醫知道他的為難，卻還是建議道：「這……您最好等骨頭稍微癒合了些再移動為妥，要不然傷勢會惡化的。」

聞鶴詢問：「陛下，國相進宮議政摔傷，陛下是不是暫時將國相留在宮中靜養幾日再讓他回去？」

曾子昂當即點頭，「朕正有此意，國相年邁，因公受傷，留在宮中由御醫照看，朕也比較放心。」

莫亮珍不甚認同，「祖父若留在宮中，孫女無法照顧，這可不成。」

王偉道：「莫小姐莫擔心，宮中多的是人手，太監、宮女都可照顧國相。」

她立即說：「宮中人手再多也不及至親貼心，祖父若留下，小女子也得留下親自照顧才行。」她哪裡放心將受傷的祖父交給他人。

「不行，妳若留下，這宮中還不攪渾了！」馬松瞪眼。

「攪渾了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哼，莫小姐那名聲還要我明說嗎？」馬松冷哼。

莫亮珍眉一挑，算是明白了，自己是大燕出名的惡女，留在宮中就算不生事也會攪出一池黃水，眼下怕是沒人希望她留在宮中敗壞皇帝的聖譽吧。她義正詞嚴地道：「小女子是來照顧祖父的，若有好事之人汙辱小女子沒關係，可若汙辱了陛下，那豈不愚蠢。」

「妳說誰汙辱陛下、誰愚蠢了？」

「我說的是搬弄是非之人，難道你是？」她冷冷地譏諷回去。

「妳！」

聞鶴見馬松被修理，站出來道：「陛下，所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，白沙在涅，與之俱黑，臣也認為莫小姐留下會引起非議，還是不留得好。」陛下如今後宮空虛，難保這女子不會有非分之想，眾人雖極盼望陛下充盈後宮早日立后，但若對象是她，那可是極為不妥的。

莫亮珍不滿地道：「陛下聖名天下皆知，難不成會因一名女子就臭掉？還是你們真以為小女子神通廣大，只要與陛下同處一個皇宮，就能將陛下帶壞成昏君？」

她昏君兩字一出，眾人無不倒抽一口氣，就是曾子昂也變臉。

原本稍微恢復些元氣的莫負遠聽了這話，一口氣上不來，當下又暈了過去。

見狀，她急著叫喚，「祖父！御醫，還不快幫我瞧瞧我祖父怎麼了！」

御醫給莫亮珍施針，針往人中扎下，莫亮珍便轉醒了，可他意識模糊，有點認不出人。

曾子昂見此，瞪了眼莫亮珍。這回他可是親眼見識到這女子的離經叛道了，想來國相幾次差點被氣死的傳聞也不是假的，這般膽如斗大的女子他可說是第一次見到。

他心下對莫亮珍頗為厭惡，但不知為什麼，又覺得她率性敢言，矛盾地生出幾分欣賞，沉思了會兒才道：「國相傷勢不輕，宮中雖有人能照顧，但莫小姐說的對，旁人哪有她了解國相的需求，就讓她留下來照顧國相吧。」

「陛下，您真要让此女留下？！」馬松錯愕。

「是啊，陛下，此女怎好——」聞鶴也緊張了。

「不用說了，朕已決定，待國相身子稍微恢復，朕便會讓她立即出宮。」

第二章 惡女入宮眾人憂心

莫亮珍待在宮中侍親之事，隔天炸鍋似的傳開後，眾臣對此憂心忡忡，就怕曾子昂讓這浪女吃了，下朝後，臣子紛紛到慶陽殿去向曾子昂進言，說此女不可留於宮中，還是盡早驅離得好，就連他走出慶陽殿，打算去御花園曬點太陽，都有人把握機會上前勸說。

一開始他還耐著性子應付，到後頭簡直啼笑皆非。這個莫亮珍是什麼千年女妖，居然讓臣子們視為禍國殃民的毒蠍，深怕他被毒量。

馬松到御花園見駕，見曾子昂打發走某位來說莫亮珍壞話的人後，接著繼續說：「陛下，眾人所想皆與臣相同，莫亮珍留在宮中當真不恰當……」

曾子昂不耐煩地往長廊上去，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你們這是高看了莫亮珍，還是認為朕就如紂王一般，抵不住姐己的美色，將要亡國了？」自從將莫亮珍留於宮中，自己這耳朵就沒清閒過，尤其馬松對這事提了又提，他脾氣都上來了。

跟在他身後的王偉一聽，毛髮都豎了起來。陛下平日脾氣不顯，可這番話說出來已是重打耳光，責馬大人視君上如紂王般昏聩了。

馬松自己也嚇到了，發現近來一提莫亮珍這個女人就會倒楣，馬上跪下解釋道：

「陛下息怒，臣沒這個意思，只是想莫亮珍太浪蕩、不老實，燕京的眾人能不接近這人不接近，這樣的人陛下何必——」

「得了，這女子在你們眼中可真是豺狼虎豹，朕都快成將入虎口的小綿羊了！」

馬松見越解釋越糟，不禁滿頭大汗。

這時，長廊轉角處傳來女子輕佻的聲音——

「我說綠兒，妳膚色白膩，身量嬌小，尤其這纖腰——哎喲，讓我摸摸，瞧，可真不盈一握，我要是男人，碰到妳這水蛇腰也會愛不釋手……」

因為是轉角處，剛好是視線死角，兩頭互見不到對方，但曾子昂與馬松一聽這輕脆的聲音，就知道說話的人是誰了。

馬松往曾子昂臉上瞄去，見他皺著眉頭往前跨幾步，跟上去，終於見到莫亮珍和那宮女綠兒了。

莫亮珍撫摸著綠兒的腰，惹得綠兒矜持不下去，顫笑個不停，她乾脆朝綠兒的腰

掐了幾下，綠兒更是笑得沒有半點形象。

「陛下，這女子連宮女都調戲，實在不成體統——」馬松罵著，見曾子昂舉手讓他閉嘴，他頓時噎了聲音，瞧曾子昂看著莫亮珍的眼神十分沉暗，實在猜不準曾子昂在想什麼。

曾子昂見莫亮珍站在長廊那頭迎著陽光處，身上穿著一件鮮豔的紅色織錦，在陽光下顯得無比耀眼，而她面前的宮女雖有幾分顏色，但在莫亮珍容光映照之下頓時黯然失色。

他要再往前一步時，剛巧一名侍衛經過，便見她將人叫住——

「宮裡可真是地靈人傑，風水好，才會放眼望去女的美、男的俊，隨便一個侍衛都是上品啊！這位大哥是負責哪個宮的安全？改日小女子出宮後找你喝酒！」一個閨秀竟然主動約男人喝酒，那侍衛一愣後，臉孔微微紅了，同時已猜出眼前的女子是誰，訥訥開口，「莫、莫小姐，小的不敢……」

「不敢什麼？小女子又不會吃了你。對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她將宮女丟去一邊，開始調戲起侍衛來。

「小的……小的姓、姓……」

「哎喲，別結巴，來，放輕鬆，好好說，你叫什麼來著？」她笑靨如花，一對水潤的眸子望著他。

他癡癡地瞧著，「小的姓張，名起灰……」

「原來是張大哥啊！」她顧盼間給人一個親熱的眼神。

讓這麼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一喊，那侍衛臉又紅了，「不敢不敢……」

「怎麼又不敢了？交個朋友，哪有那麼多不敢的。」

「您……您是國相的孫女，小的……小的豈敢……」

「好吧，你不敢，小女子敢，小女子就喊你張大哥，記得啊，過幾天小女子和祖父回國相府時，你可得到國相府找小女子喝酒吶。」她伸出纖纖玉手要拍上他的胸膛，可手還沒碰到人家，就在空中被人抓住了。

莫亮珍訝然回頭去瞧是誰抓住她的手，這一瞧，居然是曾子昂，麗顏微愕後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衝著他興奮一笑，眼睛彎得像月牙似的，「陛下，您來得正好，小女子正猶豫著要不要求見您呢，既然您自個兒出現，那小女子也不用多想了！」一旁的張起灰和綠兒見曾子昂臉色不佳，早已經嚇得跪在地上，就只有莫亮珍還不知死活。

曾子昂繃著臉相當不悅的問：「朕准妳待在宮裡是為了讓妳照顧國相，妳不待在國相身邊侍奉湯藥，卻跑來調戲朕的宮女與侍衛，妳該當何罪？」

她沒教龍威嚇到，依舊笑得風姿楚楚，「小女子是見祖父剛睡下，這才出來走走，巧遇他們，哪裡調戲了？不過是與人為善，趁機交交朋友，人人都說朋友不嫌多嘛！」

「妳這是——」馬松跟著曾子昂過來，見她這樣耍嘴皮子，張口本想替曾子昂訓斥，可想到曾子昂沒准自己開口，只能憋著閉上嘴。

她人在宮外胡作非為就算了，在皇宮重地也敢無法無天！曾子昂瞪視著莫亮珍那

張不知天高地厚的笑臉，瞧她和宮女打情罵俏又打算摸自己侍衛的胸口，他越想越上火，本想修理她，可見到她那張笑臉，忽然又氣不起來，只道：「妳找朕什麼事？」他甩掉她的手，轉身朝跪地的張起灰和綠兒擺手，讓他們退下。

他們見自己沒有受到責罰，鬆口氣後驚慌失措的趕緊離去。

莫亮珍仍一臉笑嘻嘻，「是這樣的，據聞宮中的藏書閣收集有全天下絕版的書籍與手札，小女子想請求一窺。」

曾子昂挑眉問：「妳想進藏書閣？」依照她的品行，恐怕沒讀過幾冊書，居然會要求要去藏書閣，這令他很意外。

「是的，還請陛下恩准。」

他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藏書閣雖非尋常人能進去，不過妳身為重臣之後、世家子女，進藏書閣並非是無法請求之事，可妳方才說猶豫，是在猶豫不決什麼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小女子不只是想進去，還想……」

「還想做什麼？」

「還想住在裡頭。」

「什麼？妳想住裡頭？！」王偉非常吃驚，從沒聽說有人要求住藏書閣的。

曾子昂問：「為什麼？王偉替妳安排的殿閣妳住得不滿意嗎？」

「滿意滿意，王公公做事幹練，尤其瞧在祖父的分上，自是不會虧待小女子，只是小女子難得有機會進宮，白天當然會以照顧祖父為要，但想趁夜裡把握時間研讀藏書閣裡的珍藏。小女子曉得這要求過分，也不太成體統，所以遲疑著該不該提，怕回頭祖父知道了又訓人。」

「妳真的想讀書嗎？妳這樣子根本不像愛讀書之人。藏書閣裡頭的藏書可是大燕的國寶，妳該不會想藉一窺之名盜取國寶吧？」馬松擺明質疑她是草包。

她不滿地一瞪眼，沒好氣地說：「馬大人誤會了，小女子進藏書閣不偷書，要偷人。」

「偷……偷人？！」馬松驚到舌頭打結，這女人想在藏書閣偷人？這簡直膽大包天到極點！

王偉也露出吃驚的表情，這女人可真是驚世駭俗啊！

曾子昂的臉色沉到谷底，嚴厲地道：「莫亮珍，朕念妳是國相唯一至親，留妳下來照顧國相的傷勢，但妳若敢玷汙朕的皇宮，休想朕再念什麼情分，非得要了妳的腦袋不可！」

見他變臉，她這才不敢再嘻皮笑臉，坦白道：「小女子當真是要借書和手札看，沒有其他目的，只是氣不過馬大人那瞧不起人的態度，才會故意這麼說。」

曾子昂神情一斂，有點了解這個莫亮珍的個性了。她為了讓對手氣出內傷，總張牙舞爪的，什麼話都說得出口，連弄臭自己也不在乎，不過太有個性的女子可不討喜。他不想再與她費唇舌，直接說：「借書可以，留宿不行。」

「果然不行留宿……好吧，小女子只要能進藏書閣就很感恩了，不強求留宿。」雖然有些失望不能利用晚上多翻閱些珍貴的書籍，但能進藏書閣瞧瞧已是不錯，她也不再多要求，馬上謝恩。

一旁的馬松仍氣呼呼的，照他想，陛下別說拒絕她留宿藏書閣，就是允她進藏書閣都不妥，天知道這女子會不會真的在莊嚴地藏書閣中搞出什麼出格的事來，畢竟他們才親眼目睹她不知羞恥的對宮女和侍衛上下其手，這樣的人有什麼幹不出來的？

夜裡，曾子昂來到莫負遠的床前詢問，「南寮水患，百姓困難，朕打算派益王前往賑災，國相以為如何？」

莫負遠傷重，見到曾子昂只能告罪躺著，無法起身相迎，聽見他這話，馬上贊同地點頭，「陛下真知灼見，如此甚好！太后娘娘乃南寮人，對南寮自是有番感情，益王殿下念在太后娘娘面上，定會辦好賑災之事。」

太后呂氏並非曾子昂的生母，她膝下只有益王曾子言一個兒子，當年呂氏在先皇面前下功夫讓自己的兒子做了太子，可曾子言終究不是帝王的料，才能、智慧樣樣不如年少即被送去大禧當質子的三皇子曾子昂，先皇憂心長子無能，不足以肩負治國大任，這才招回遠在大禧的曾子昂，更在臨終前廢長立幼，同時將可能威脅曾子昂的其他皇子全分封到邊境去，以穩固三子的江山。

此舉自是讓呂氏悲憤萬千，被貶為益王的曾子言更是抑鬱不甘，奈何先皇遺旨如此，兩人不聽從不行，重點是群臣無一挺他們母子，大勢已去，還能如何？原本連曾子言也得跟其他皇子一樣離開燕都，要不是呂氏在先皇臨死前以死相求，說無親子在旁侍奉，晚年必定淒涼，先皇這才同意留人，否則曾子言休想繼續留在燕都享福。

曾子昂生母早逝，當年他在無人扶持之下，被呂氏安排前去大禧做質子，登基後，他依祖制仍奉呂氏為太后，只可惜母子不親，這事世人皆知。

這回讓曾子言去南寮賑災，呂氏有了臉面，曾子言也有事做，如此多少可以減輕曾子昂與呂氏母子間的緊繃感。

「然而陛下這主意雖好，有一點老臣還是要提醒您，此次賑災金額龐大，由益王殿下親自押送去南寮，這個……殿下手下多，經手的人也多，難免有所損失，到了南寮，真正落入災民手中的賑災銀兩恐怕不多……」莫負遠說得很含蓄。

益王貪圖享樂，在先皇在世時還曾以太子的身分賣官獲取財物擴建自己的東宮，此事讓先皇得知，氣得吐血，從此種下廢太子的念頭。這回益王經手大筆銀錢，就怕錢還沒到南寮就被揮霍泰半。

「這件事國相放心，朕已有防範，會以賑銀籌措不及為理由，讓益王先行，賑銀後送。」

莫負遠再次高興地點頭，「妙哉，益王殿下手上無錢，這就不必擔憂了……咳咳……」說到欣喜處，他卻咳了起來。

曾子昂親自起身替他拍胸順氣，又倒了杯水給他。

「老臣沒事，不敢勞動陛下。」莫負遠慌忙地說著，不敢接下水杯。

曾子昂微笑，「國相受傷，朕不知體恤還來叨擾，是朕太操勞你老人家了，倒杯水給你也是應該的。」

莫負遠不敢再違逆，終於接過曾子昂手中的水杯，但仍說：「老臣食君之祿，為君分憂是應當，而陛下心中早有機杼，根本不需老臣幫忙。」

陛下聰明睿智，才思敏捷，當年就是太過深沉才會招來太后忌憚，處心積慮將陛下送去大禧，免得留在國內威脅益王殿下的地位，不過天生帝王之才的人終究不會被輕易掩沒，最後先帝還是將皇位傳給陛下，以陛下之智，要應付呂氏母子輕而易舉。

「國相乃朕的肱股，朕心中盤算什麼，還是得經國相認可，這才放心。」曾子昂言語中盡顯對莫負遠的看重。

莫負遠眼眶略紅，「老臣能得陛下厚愛，十分感激，未來仍會為陛下盡忠職守……」說到這，他突然要求，「只是老臣請求明日就出宮回府，還請陛下恩准。」

「國相傷勢未癒，御醫說你至少得再臥床十日方能下床，這時不方便離宮。」曾子昂沒同意。

「老臣身子好多了，不用等十日，此刻就能下床——」

「國相何必逞強，如果是因為朕留莫小姐在宮裡照顧你，受到前朝非議一事，你大可不必理會，朕不會因為旁人說什麼而感到為難。」曾子昂心知肚明莫負遠想離去的理由是什麼，直接讓他不用介意。

莫負遠汗顏，「陛下……老臣孫女聲名狼藉，老臣不想讓陛下困擾，還是讓老臣走吧。」他在宮中療傷已有三日，這三日中群臣鬧騰的事情，自己雖躺在床上，卻也聽說了，如此這般，他怎麼還有臉繼續待在宮中養傷，自是快快帶著亮珍離宮得好。

「不用說了，朕不會讓國相冒生命危險下床的。」

莫負遠折衷道：「若陛下堅持不讓老臣離宮，那……那就讓亮珍回府去吧，老臣不是非要她照顧不可。」

曾子昂思緒驀然頓了一下，莫亮珍雖是國相至親，但也不是非她不可，宮人哪敢怠慢國相，可自己卻是堅持讓那惡名昭彰的女子留下，這是何必……儘管心下這樣想，但他仍沒有讓她離去的打算。

「國相還是安心療傷吧。若因一個女子留於宮廷就困擾了朕，那豈不笑話，朕只是好奇國相名聲高潔清磊，怎會將孫女教育得這般——出人意表？」他斟酌了一下字眼才說出口，總不好讓莫負遠太難堪。

莫負遠忽然嘆了口氣，「亮珍原本是個知書達禮的姑娘，沒有因為爹娘死得早，無人管教而倦學，相反地，她敏而好學，常主動來請教老臣學問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個性要強了些，有些漠視教條與禮儀，不像時下女子恬靜遵禮。」

「不過不管怎麼樣，亮珍在老臣眼中仍是個率直可愛的小丫頭，要不是得知了那件事，她也不會變得——」莫負遠說著倏然住口。

曾子昂聽出玄機，問道：「她知道了什麼事？」

「這個……牽扯到老臣家的隱私，恕老臣不願多說。」莫負遠情願得罪曾子昂也

不願說，閉口不提了。

曾子昂微擰眉心，瞧出莫負遠真不想說，他不勉強也沒怪罪，遂起身道：「打擾國相休息，萬一國相傷好不了，回頭御醫可有理由卸責說是朕的過錯，朕還是快走吧。」他開著玩笑，讓方才繃住的氣氛緩和下去。

「陛下，請讓老臣帶著不肖孫女回去吧！」莫負遠固執地再次請求。

「國相不必多說，朕不會讓你帶傷離去的。」他傾身替莫負遠蓋上被子，即轉身走出去。

王偉守在外頭，見他出來，立即為他掌燈。

曾子昂一路往慶陽殿走去，他奏摺未批示完，還有待努力，今夜恐怕得熬夜了。在行經藏書閣時，忽見裡頭透著光，他立刻皺眉。

王偉見狀，馬上讓人把藏書閣的守衛叫過來詢問。陛下最厭惡別人浪費，夜裡沒人居住的殿閣一律熄燈，藏書閣白天只有具大學士身分的人可進出，入夜後宮禁，連大學士也不可能進入，沒人的殿閣為何還點著燈？擺明浪費燈油，難怪陛下不悅。

藏書閣守衛說：「回王公公的話，裡頭有人的。」

「這麼晚了，怎麼可能有人在裡頭。」王偉板起臉來。

「王公公，卑職真的沒說謊，待在裡頭的人是國相府莫小姐。」

「莫亮珍在裡頭？」曾子昂訝然。

「回陛下，莫小姐得您允許，每日晚膳後就過來藏書閣，一直待到子夜才走。」守衛告知。

「陛下，莫小姐應當是伺候國相用完晚膳後就過來此地。」王偉補充道。

「朕以為她請求進出藏書閣不過圖個開開眼界，想瞧瞧聞名遐邇的藏書閣相貌，倒沒想到她天天來，而且朕不許她留宿，她便給朕待到半夜才走。走，進去看看她是真讀書還是在裡頭給朕胡搞什麼。」他轉身往藏書閣內走去。

藏書閣由大燕第一任皇帝創建，至今兩百餘年，期間數代皇帝都不吝於花重金收集天下奇書，累積藏書數萬，占地廣大，一冊冊的書籍被分門別類、井然有序地排放好。

因為數量之大，書架的排列極為壯觀，一排排的書架讓藏書閣宛如迷宮，還真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，要在這數百列的書架中找人哪裡簡單，可這莊重之地分外安靜，並不適合揚聲喊人，只能在書架間逐一去找，頗費功夫。

入內後，王偉馬上道：「陛下，請您稍等，奴才讓人一排排去找。」

曾子昂正要點頭，忽然聽見一道輕微的呼嚕聲，他立刻往那聲音處走去，只走了三排書架就找到人了。

為了方便，每排書架的角落都設置有一套桌椅，供人坐著休憩或翻閱藏書，而他找的人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

他不住冷笑，嘲諷道：「以為她真能讀什麼書，原來是來睡覺的！」

「不過若要睡覺，回自己床上不是比這舒服，莫小姐何必自虐呢？」王偉搖頭。

曾子昂蹙眉，收起了諷笑，淡淡地道：「過去瞧瞧吧。」他走向莫亮珍，俯瞰著

她的睡容，見她睡得熟，如扇子般的長長睫毛垂下，白嫩的臉龐在油燈的照映下泛著細緻的紅光，雙唇微微噉起，彷彿欲引人一親芳澤，睡著的她仍有一股嫵媚風姿。

看著看著，他的心頭莫名加速跳動，引起一陣紊亂。

王偉瞧他臉色不對，低聲問：「陛下，要奴才將莫小姐叫醒嗎？」

他擺擺手，「不用，讓她繼續睡吧。」他穩了穩心跳，改往她桌案上的一疊書冊瞧去，全是幾位已逝書法大師的手本真跡，每一本都是絕版品，價值連城，而想要一口氣擁有這麼多絕品，唯有大燕的藏書閣而已。

原來她對書法有興趣。

曾子昂瞄見壓在她臉頰底下的是一張寫了幾行字的紙，上頭的筆墨還未全乾，沾了些在她的肌膚上。他輕輕去抽那張紙，驚動了她，她扭了扭頸子，他以為她要醒了，沒料到她眼也沒睜開過，繼續睡。

他見她睡得毫無防備，不禁失笑，心中有幾分羨慕。自他出生起，處在這爭鬥不休的宮中就不曾一日好睡過，即便當了皇帝，身旁仍不乏一些狼子野心、利慾薰心的人物，想要安枕不容易，哪像她，怡然酣睡，可以不理俗務。

他的目光朝抽出的紙張看過去……

「陛下，莫小姐的字怎麼跟這些已故的書法大師之作一模一樣？」王偉在一旁瞥見後低呼。

曾子昂也十分驚訝，立即比對桌案上那些大師的手稿，「不管筆法、筆觸、筆鋒，幾乎足以以假亂真，不明的人肯定會以為這是真跡，她居然能模仿別人的筆跡！」

「是啊，奴才以為莫小姐是個草包，不想她竟也有這等才能！呃——奴才放肆，不該說莫小姐是草包的。」驚覺自己說錯話，王偉忙認錯。

「小女子以為王公公是這宮裡最有口德的人，原來不是。」莫亮珍醒了，張開眼瞪著王偉。

王偉一臉尷尬，「莫小姐醒了……」

「再不醒，都給人罵到頭上來了，小女子被罵成這樣，還能活下去嗎？」她說得誇張。

王偉再怎麼說也是曾子昂身邊的總管太監，就是王公大臣們見了他也要客氣幾分，哪裡遇過嘴巴這麼刁的人，一時被堵得說不了話。

「妳草包是公認的，朕的總管太監說妳幾句，值得妳這副模樣嗎？」曾子昂撇嘴。

「陛下也認為小女子是草包？」她帶著不滿與委屈的問著。

「不是能模仿幾手字就不是草包，頭大沒腦，腦大長草，空有其表，沒有內涵，一樣是草包！」

莫亮珍噎住，沒想到這個皇帝平時看起來十分溫和，罵起人來居然這麼快狠準，而且還不帶髒字。她難得吃癰，深吸一口氣緩和情緒後才道：「陛下怎知小女子沒有內涵？您認識小女子很深嗎？」

「妳『盛名』在外，還需要深交才能了解嗎？」

她氣得磨牙，「小女子是得罪過您，不小心約了您去亂葬崗，可您沒去吧？既然

沒吃虧，您又何必記恨小女子，對小女子有成見。」

她當日一時興起，想戲弄他，胡亂將自己早已備好、打算找機會捉弄人的地址給了他，提出邀約，但他可是皇帝，哪可能真的去赴約，若去了豈不成笑話，且受此大辱，他又怎麼會原諒她，不將她割喉放血才怪，所以她斷定他沒去亂葬崗。提到亂葬崗一事，曾子昂心中就來氣。自己雖沒赴約，但這膽大的女子竟敢整他，自己雖制止馬松教訓她，不表示這事就這樣算了，而她居然還敢不知死活地提出來。

他乾脆痛斥，「國相年邁，膝下只有妳一個孫女，可妳頑劣不肖，輕浮無知，連累國相背上教導無方的惡名，毀他一生清譽，這般劣女，旁人對妳有成見也是妳自己造成的！」

她這回當真被罵得啞口無言，自己確實是不肖孫女，祖父一生清風峻節、高才大德，受人敬仰，卻因為她而讓他的賢名有了汙點，這點她最為愧疚。

「藏書閣不是供人睡覺的地方，若要睡覺，以後就別來這了！王偉，攆她出去，通知守衛不許她再進藏書閣。」他交代完，拂袖而去。

王偉難得見曾子昂當眾發脾氣，嚇得不知所措，半晌回神後忙攆莫亮珍出去，之後趕緊追自家主子去了。

莫亮珍被趕出藏書閣，站在外頭有些失神，「不是都說皇帝溫文儒雅，脾氣極好嗎……可這人怎麼說翻臉就翻臉，突然將人罵得狗血淋頭……」